



丙子

去乐部
振録西
請卷七

南通長
西通長
東通長
北通長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父音甫刺宣王也

蘇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

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

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

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

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

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

書曰君疇圻父謂司為。孔氏曰司馬堂封畿

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嘗

作圻。鄭氏曰予我也。毛氏曰鳥用爪獸用

陸心源廣東高無道錄



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
 司馬職廢羌戎為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
 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
 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
 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貴司馬之辭也
 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文何移
 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
 之士出自六卿灋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
 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
 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
 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
 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

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
 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摩所底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
 曰熟食曰饗○毛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
 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東萊曰讀是詩是
 宣王變古制者二馬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
 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饗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
 征在古必有成灋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灋人
 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
 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

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其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事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婦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辨此况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章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竝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皎皎古丁切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繫涉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馬道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氏

曰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繫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鞅也○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道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素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呂氏曰賢者將去也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人夕而已道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大郭反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馬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三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遁作遜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母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釋氏曰此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遜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

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遜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賁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賁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天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

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難祝其音聞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返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

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優遊為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依其邦族而復之也○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鴉羽○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相解見鴉羽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媾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蒂方味反其樗敕書反昏困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蒂解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

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困又曰婦之黨為昏媾之黨為困○毛氏曰畜養也○

王氏曰樗惡水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困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

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勅六反昏困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遂牛薊徒雷反也陸璣州木疏云今人

謂之中歸○王氏曰遂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
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
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
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音福不思舊因求爾新特成
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鄭氏曰菑當也○陸璣州木

疏曰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

者熟灰中温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當音

菑○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

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

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

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

之小思舊因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

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
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于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

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

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

禱者是矣若知斯千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

簡易而通明矣○東萊曰斯千無羊皆宣王初

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

息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

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

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

世之賢君也

秩秩宜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
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矣○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
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
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
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
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
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
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你吾兄弟
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

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
續妣祖又曰君子攸羊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
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
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閼宮之諸伎之豈謂姜
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
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
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雁○毛氏曰西
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
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
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
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

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諸者言廣且多也
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椽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
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干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
縮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謂繩約版直則牆端
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椽

如椽杙之椽謂以杙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杙
聲也孔氏曰既投上於版以杙築之橐橐然○

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
作羣寢之時縮版杙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弘

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
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蘇氏曰君子

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呂氏曰崔靈恩

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為據亦
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
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
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

矣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維而南雉素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

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
如矢行而直也其棘起如鳥驚變而棘顧也其

軒翔如一軍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
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

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
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

為也。釋文曰：棘韓詩作初，初隅也。旅即反革。韓詩作翽云翽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噦噦呼噲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

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

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突鳥叫反也。王氏

曰：噲噲其正則如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

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

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牙官上簟，乃安斯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千宮反，維罷彼宜反，維虺許是反，維

蛇市奢反。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

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竹筴曰：筴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

而韋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社如初則平常寢用之席

皆莞筴也。社寢卧之席也。興夙興也。爾雅曰：

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羆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突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相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緩文文間有毛似豬鬚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

○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王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疆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三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宮觀天地之會辯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云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
音章其泣嚶嚶華旁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
 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珪曰璋
 孔氏曰嚶嚶者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
 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
 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
 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
 侯○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毛氏
 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習為
 早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
 為君父當先如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羣

臣之從三行禮者奉璋械樸曰奉璋峨峨髦之
 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
 不容無祿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
 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
 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
 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
 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
 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
 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 羊舌氏也○朱氏
 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
 有家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
 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也計反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褻褌也。孔氏曰褌，縛兒被也。瓦，紡芳，周反。塼，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用瓦，維紡塼而已。鄭氏曰：儀，善也。出釋詁。○毛氏曰：罹，憂也。○鄭氏曰：卧於地，卑之也。○蘇氏曰：衣之褌，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夏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晷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毛氏曰：謂無如丈夫折肱，揖讓，棲棲之儀也。

多。○丘氏曰：婦人尚靜默，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常為威儀。○說文曰：褌，褌也。詩曰：載衣之褌。他計切。○釋文曰：韓詩作褌，音同。○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而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濟，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特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德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

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
用者少豕犬雞則比失羊為早故特舉牛羊以
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而
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泚泚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
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牯○李氏曰思辭也○毛
氏曰聚其角而息泚泚然王氏曰泚泚和也羊
以苦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
氏曰說文泚為和則泚而北者也○曰丑之反而
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曰食已復出嚼之也○
王氏曰牛以耳澤為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為
物病則耳燥安則濕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
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

耳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歐陽氏曰呼牧人
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
○孔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
也牛牯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牯者之數也董
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牯以牯計也
黑唇為牯則黑皆為牯黑耳為犛亦各以其數
也○皆才細反牯音神犛音尉○鄭氏曰言動
息泚泚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譌五戈反爾牧來思
何河可反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餼音候三
十維物爾牲則其

毛氏曰譌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
暑孔氏曰蓑唯備而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
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為禦雨○蘇氏曰物

類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譎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為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其齋餼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於於兢兢其涑反不騫起度反不崩麾毀皮反之以肱五弘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麓曰薪細曰蒸。○毛氏曰於於兢兢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

而又辯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於於兢兢者豈非山川州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羣隊脩廣望之不斷也。○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管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優也。○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音兆維旗音餘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側中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
 縣鄙建旄州里建旗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
 衆也○朱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
 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旄旗
 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
 年則民間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
 旄者旗者皆田宜之所建也旄統人少旗統人
 多今建旄之處乃建旗則民庶衆矣○王氏曰
 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言祥之事終焉陳
 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
 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孔氏
 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東萊曰以斯于無
 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

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文
 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
 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
 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
 雲漢序曰仍叔相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
 世叔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
 章杜氏謂取式謫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
 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其爾瞻
 憂心如忮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
 用不監古衙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不貌赫赫顯威
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
洪範曰師尹惟曰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
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
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
氏之為此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悛燔也李氏
曰雲漢曰如悛如焚悛焚之類也。王氏曰如
悛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
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
望太師民之瞻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此
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
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悛韓詩作
炎字書作焮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薦祖殿反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慘
七慮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寶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
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
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惜曾也。○蘇氏曰
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
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
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
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
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文。○李氏曰喪亂
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民無
善言但怨讟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
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
神怨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

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潛莫懲
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瘥
說文作天方薦嗟殘田也

尹氏太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東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
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
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
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也所出也尹
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東國之平居權所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太
師維周之氏而東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

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
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
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
是之空我師○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
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臚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
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
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
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
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
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臚厚也○朱氏
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

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高位也○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昏姻亞則無膺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訕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闕若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訕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闕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

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故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東萊曰鞠訕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羅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

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醒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曷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于六反靡所騁救頌反

毛氏曰項犬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東萊曰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音亦如相釐市由又矣

朱氏曰茂威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文醕如賓主飲酒相醕酢○朱氏曰言方威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為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

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譎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譎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懲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朱氏曰家父作為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曷慮以

畜養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違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 第六章 章八句 四章 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扶表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譎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癘音鼠。憂以瘁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

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譎偽也。孔將甚人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癘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並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瘁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觀天災為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譎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譎言非常禍起予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謫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為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下知憂懼也。

○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夾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瘋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謫言石經作偽言○東萊曰凡講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謫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又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毛氏曰瘡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曰愈愈憂懼也丘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下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謫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文口出文口一月善也惡也同出其

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謫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王是

憂心惛惛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所干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毛氏曰惛惛憂意也王氏曰惛惛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卒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又而民無所

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烏之為物唯能食已
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
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蒸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莫紅反既充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
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
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
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
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
雪於天下大家也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氏
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林木
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

若無能為者不如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
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之則夢夢然而無所告
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反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
所勝者中句昏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
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
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為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
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朱氏曰謂山為卑則
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譌
言變白為異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
王既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

召彼元老病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
 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
 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
 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忍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
 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
 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
 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
 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
 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
 君之國事將日非失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
 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
 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呂
 曰予聖誰如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
 虺暉鬼反蝎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踏累足也
 說文曰踏小步也脊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以虺為蝮。毛氏曰蝎蝮也孔氏曰釋魚云
 蝶蝮蝎蝮蝎蝮蝎蝮守宮也李巡曰蝶蝮一名
 蝎蝮蝎蝮名蝎蝮蝎蝮守宮。董氏曰陸璣
 以虺為蝎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
 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家語曰孔子讀詩
 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
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
過大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下皆是
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
不踏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
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
有脊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
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
則為虺畏人者則為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莞音鬱其特夫之抗五忽反我
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境若交反塙戶角反之處而
有莞然茂特之苗○毛氏曰抗動也仇仇猶警

警王報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教教傲也郭
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李
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莞然特盛之苗亦
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
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
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
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
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爾○
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畱我其禮待我警警然
○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
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
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
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

傷獨立於昏朝之亂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苑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屬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毛氏曰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



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
棄爾輔而益其幅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
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
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
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亦輔負
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
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
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
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
之炤音灼憂心慘慘十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
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
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鄭氏曰君子立於衰

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感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於○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為罔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維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實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

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慙慙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為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

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穀作有曰
本又作穀

此此音此彼有屋藪藪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夭夭於遙反是椽陟角反哥哥我反矣富人哀此
惇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藪藪陋也○鄭氏曰穀祿也
○朱氏曰椽害也○毛氏曰哥可獨單也○孔
氏曰此此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藪
藪然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此
者有家而藪藪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
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竝出而椽
喪之王氏曰此此藪藪者椽害之也富人猶可
勝也惇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
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

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恂小貌也
人從凶詩曰恂恂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
邕釋誨云速速方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
也○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
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
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哥矣富人哀此惇獨使
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全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象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

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此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士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

皆所以重又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壅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能

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耳。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燁燁于軌，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率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溪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燁燁，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率，崔嵬爾雅注。率謂山峯頭。巉岩者，憯曾也。○孔氏

白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燁燁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峯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為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氏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雷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橘音矩維師氏豔餘膳反婁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橘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橘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綱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冢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

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
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
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
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
妻驕媚日以不滅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滅又曰閼妻煽方處言厲王
無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
兮哀褒閼之為郵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
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
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
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
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
竝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
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羣小人用事

又有豔妾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釋文蹶作蹶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
屋田卒汙音烏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
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
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
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
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
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
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
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
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墻
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

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常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曾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曾信也侯維也○爾雅曰憖強也且也鄭氏曰憖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

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以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曾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徃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

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民尤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刃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氏曰噂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

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釋文囂囂作瞽瞍韓詩作瞽瞍○說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釋文沓作嗜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背反四方有羨餘箭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痲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反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

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
辭學詩者當以意迎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
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倣親屬之
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董
氏曰里顧野王作瘵。○爾雅以瘵為病集注同
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瘵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
無義側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
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
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
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

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
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
曰無衆也書曰庶艸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
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
饑其斬反斬伐四國昊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
魚反以鋪音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孔氏曰昊天上有
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
天誤也。○釋文曰昊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
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旤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帥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反之義耳○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思其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九舉三公反大夫也○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為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儆

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謂眾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鄭氏曰如自乎昊天痛而懲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言法語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

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于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誓思列反御憺憺子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戒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但也○毛氏曰誓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說文曰誓狎習相慢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憺憺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

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誓御而已蓋王所親辱聽用誓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誓御誰肯任之○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釋文潛潛作慘慘○東萊曰誓御如揚雄為即於哀平之世是也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逐反維躬是瘁徂醉反芻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芻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

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

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
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
為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
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
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
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
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
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
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迂于王
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
以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

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為拒
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
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
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祁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

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

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

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

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

者孔子剛之矣雖去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小

蓋即用其舊也○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

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音聿何日斯沮在

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

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謀也○毛氏曰回邪也適辟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氏曰叩病也○鄭氏曰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適

渝渝計急反訛訛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渝渝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爾雅曰渝渝訛訛莫供職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衆小

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朱氏曰具猶俱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于至於亂而已我龜既厭於艷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訕訕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

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為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在患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濼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臚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臚

大也孔氏曰臚王肅讀為懔懔大也無大有大

言少也懔喜吳反○丘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

與又同治也本鄭氏說○朱氏曰淪陷也○鄭

氏曰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

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

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

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

不疏其源而渚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階溺腐

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澤

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

如泉流之清淪而為濁也○釋文靡臚韓詩作

靡膝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戰戰兢兢已冰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

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

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

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

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懼之甚也左傳昭

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

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

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儀公子圍○荀子人

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矣及其身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也

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艸木疏曰鳴鳩班

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

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

發也董氏以為王墓說○蘇氏曰二人文或也

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

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

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

或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曰文或創業垂統有

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我從夕至明開

發不能寢寐所思者唯此文或二人將喪其業

故思念之甚○釋文宛作苑○東萊曰念昔先
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
即文王或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
勝也○蘇氏曰彼昏斤幽王也○陳氏曰富益
也毛氏曰醉日而富矣○毛氏曰又復也○朱
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
不為酒困也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孔氏曰溫藉定本箋作
溫字舒緩云苞裏曰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
古字通用○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
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醉日

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
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
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下反蛉音零有子
螺音果羸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
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
羹半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螺羸蒲盧也陸璣
艸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
小螺羸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
日而化為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
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
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

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姬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螺贏負之，以為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眾為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春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春，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春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

敢忘也。辟君，鷲領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粟哀我填。徒典反。寡宜岸宜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忝雜相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窮盡也。○蘇氏曰：岸亦獄也。○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

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
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
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
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
而入於岸獄云且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丘氏
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啄粟喻肉食
之貪也○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
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
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
貧者無財自救但待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
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
而能善乎王氏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自直必
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釋文曰填韓詩作
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

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東萊曰獄事

輕為善以重為不善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董氏曰
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懷恂懼如臨于谷恐墮也

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傳音付作焉

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弁彼
鷺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羅

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鷺卑居卑居雅鳥也孔氏

曰卑居又名雅鳥性好羣聚郭璞曰雅鳥小而

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孔氏曰此鳥名
譽而云斯者語辭猶莠彼蕭斯苑彼柳斯以劉
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譽斯之目是不精
也董氏曰師曠禽經有譽斯非以為辭也爾雅
亦曰譽斯鴨鵝也○李氏曰楊子曰頻頻之黨
甚於譽斯○毛氏曰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
也羅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
又說寢妣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
之○鄭氏曰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其餉羣飛
而歸提提狀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人宮庭相
與飲食亦提提狀樂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
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譽
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大我罪伊何舜
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趙氏益子注曰

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已而無罪
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
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朱氏曰心之憂
矣云如之何則智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踧徒歷及周道鞠九六反為茂艸我心憂傷愁
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
憂矣疾勅覲反如疾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
愁思也○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
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孔氏曰
疾首頭痛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
為茂艸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
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長
樂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過

車轍馬蹄蹂踐如掌跋跋然坦平也今之諸侯
 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艸矣○王氏曰怒馬如擣
 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憤既至於
 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長
 樂劉氏曰因憂而驟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
 甚矣○釋文曰擣韓詩作疇除又反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
 屬音蜀于毛不離于裏音里天之生我我底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
 屬連屬也○朱氏曰毛皮膚之餘氣未屬也
 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
 長謂六物之吉凶孔氏曰言我初生之屈有所
 伯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

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歲星也其
 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
 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氏曰見父母
 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况於父母之無不瞻依
 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
 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
 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
 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大子為父所放
 爾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
 故連言之○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
 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抑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于罪
 反者淵漼音九葦韋鬼反溁溁乎計反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噤噤聲也
灌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屆至也遑暇也柳
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
無所不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
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
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
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
所歸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
禍亟矣○董氏曰萑葦韓詩作萑葦
鹿期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雉古豆反尚
求其雌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
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
雉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癘也謂傷病也

孔氏曰爾雅云槐木符萑某氏曰詩云譬彼癘
木疾用無枝符萑疴偃內疾癘磊郭璞曰謂木
病疴偃癘踵無枝條者癘胡罪反萑力侯反疴
鳥皇反偃紆禹反癘於井反○鄭氏曰寧猶曾
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
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
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
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
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
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
死人尚或瑾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
矣涕既隕音蘊之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瑾埋藏之名

毛氏曰瑾路冢也。○孔氏曰埋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瑾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劉氏曰兔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反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瑾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墮也。君子信讒如或醕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倚寄彼反矣。析薪地救氏反矣。舍音捨彼有

罪予之佗吐賀反矣

鄭氏曰醕旅醕也。孔氏曰醕酢皆作醕。此作醕者古字得通用。醕有二等。既酢而醕賓者賓莫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惠愛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氏曰倚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曰地謂觀其理也。孔氏曰地者施也。言觀其烈而漸相施及。○毛氏曰佗加也。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醕得即飲之。幽王心不受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

○毛氏曰伐木者摘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摘其巔者不欲妄踏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致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苟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朱氏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

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陳氏曰王無以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何之讒賊之生也亦何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襄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母逝我梁母發我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王氏曰母逝我梁母發我苟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襄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苟猶谷風之義也○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大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日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憯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憯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

助○毛氏曰憯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

○歐陽氏曰慎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讒

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

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

亦其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氏

曰此自訴之辭故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譖側藩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君子如怒亂度溢而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

之又反耻亂庶遄已

朱氏曰譖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潛不信也○

毛氏曰涵容也○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

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

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

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

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小人以不相

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致並蓄於

冒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

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

往往以為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

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

而納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則亂

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

益勝而君子益病也

君子屢力往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
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音諉匪其止共音恭
維王之印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
盟而相嬰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
告神以相嬰束也○鄭氏曰盜謂小人也孔氏
曰諛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氏曰餒進也○
鄭氏曰印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社以明
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
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
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
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
相疑而致之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為盟
誓適所以長亂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

人而君子信諛此亂之所以暴也○孔氏曰食
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言甚耳
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
○朱氏曰然此諛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
之病而已○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帙大猷聖人莫
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落反之躍躍他歷
反龜士咸反兔遇大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
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
便文耳○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
○王氏曰莫定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毛
氏曰龜兔狡兔也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龜大兔
也大兔必狡兔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畜豭

者海內之狡兔○孔氏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勝躍逃隨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矍矍兔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矍矍往來貌

荏而其反漆柔木君子椒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於虔反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深柔意也柔木柎桐梓濬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

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椒立勿縱讒邪使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耻其顏厚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此之謂也○東萊曰善人易挫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水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言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燠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

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氏曰水艸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
主也○毛氏曰胛戶諫反羈音羊為微腫足為
燠鄭氏曰居下瀑之地故生微燠之疾○孔氏
曰郭璞云胛脚脛也羈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
是涉水所為脛戶定反○鄭氏曰猷謀也將大
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
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
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
梯也此人既脚胛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敷有燠
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汝作為讒佞之謀大
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為此○
說文曰腫脛氣音氣足腫詩曰既微且腫○東

萊曰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
力至怯乃主為亂階况加以微燠之病則其所
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
之徒幾何則為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
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
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
忿生以温為司寇則蘇國在温春秋時蘇稱子此
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為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
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
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

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為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收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讒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
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為何
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
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米察
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避遙反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
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非反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
毛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
然○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
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
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
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違脂音支

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反

鄭氏曰違暇丞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
暇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間暇
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何暇而
脂汝之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
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
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
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
一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東萊曰
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
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彼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
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朱氏曰爾之往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

既不入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
平易無疑王氏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
今還而不入謂不諧我則難如董氏曰過我門
矣而不入雖曰不為諧害其可得而知乎○朱
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
是詩至此辭益緩若如其為諧矣○釋文曰
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沈哀反仲氏吹箎音池及爾如貫古乱
反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
箎孔氏曰壎周禮水師職作壎古今字異耳注
云壎六孔燒土為之爾雅釋樂云大壎謂之器
郭璞云大如鶉子銳上平底相似稱鑑小者如
鶉子釋樂又云大箎謂之沂郭璞云箎以竹為

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二分其
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箎七孔蓋不數其上
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箎
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箎尚矣周幽王時暴辛
公善壎蘇成公善箎器居帛反稱尺證反鍾直
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
壎仲氏吹箎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如貫如
物之往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
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豕犬
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
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豨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
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詛小於
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閑
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毫

社詛諸五父之衢○孔氏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燠麓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諸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犬豕雞之三物以詛盟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醜士典反面目視人

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鱉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醜姑戶刮反也孔氏曰說文云醜面見人姑面醜也然則醜與姑皆面見人之貌○鄭氏曰好善也○孔氏曰

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其形迹能使我不可秘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諧我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秘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諧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宮稱宋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呂氏曰寺人近習

也近習日孔子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其錦彼譖人者亦已大者泰甚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者又如餘泉餘蚺之貝文也蚺直墓反○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廵曰餘蚺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質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蜜物○鄭氏曰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李氏曰喻讒人

織其器也○朱氏曰彼為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縷白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侈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一為舌○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恠其言多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作鈔兮哆兮鈔曲也一曰磬南昂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長樂劉氏曰緝緝言能綾析萋斐以成經緯也翩翩言念念為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孔氏曰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為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為也○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迂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氏曰捷捷儼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

則遇譖之禍既遷而及汝矣董氏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乎則其移於女也不久矣○曾氏曰謂因不信既其女迂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作聶
聶幡幡聶聶語也

人 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艸艸憂也○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昊天也○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氏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廵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以

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已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恩亡曰薄之甚○東萊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百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焱焱必遙反○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

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東萊曰叔向見司馬戾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頽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艸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變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變時不能無不萎死者○鄭氏曰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

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艸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艸一木偶然死絕則怨其思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昔六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二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

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
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
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
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莪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
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
其父母者見彼蓼莪然長大者非義即蒿皆艸
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
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
終養以報也○東萊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
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
言寸艸心報得三春暉

蓼莪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

醉反

毛氏曰蔚牡蒿去刃反也陸璣州木疏云牡蒿
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葉而紫赤八月
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最一名馬新蒿○鄭氏
曰瘁病也

餅蒲丁反之鑿若定反矣維壘音雷之耻鮮息淺
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
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餅小而壘大孔氏曰壘形似壺大者受
一斛壘盡也鮮寡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
王氏曰餅譬則民也壘譬則君也餅之鑿則壘
之耻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猶窮獨之
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
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

樂劉氏曰出則街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
至無所歸投也孔氏曰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
街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
以悲恨也○說文曰空空也詩曰甗之甗矣空
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郁反我長我
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長樂劉氏
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鄭
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姬之
覆近而愛育焉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
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暫
捨也腹依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依抱○毛氏
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

我畜我而下皆重複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
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
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避遙反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丘氏曰烈烈氣之寒

○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

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

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長也飄風發發暴

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

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王氏曰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傷已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

獨何為遭此害也○孔氏曰它得孝養已獨寒

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萃子恤反律音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兼我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後而傷於財譚徙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有饑音蒙簋音軌殮音孫有棟音蚪棘七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音卷言顧之潛所姦反焉出涕音体

毛氏曰興也饑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簋盛稻梁簋盛黍稷棟長貌七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雜記云七用桑

長二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謂出之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磐者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度也○毛氏曰瞻反顧也潛涕下貌○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殮饑然其鼎之七棟然孔氏曰言有饑然滿者簋中黍稷之殮也有棟然長者棘木載肉之七也○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賤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太矣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

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

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不小東大東杼直呂反袖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履九具反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疾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董氏曰袖卷織者朱氏

曰袖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董氏曰糾糾䟽貌○鄭氏曰葛履屨也孔氏曰憂日之

葛履○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佻輕佻驕傲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

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呂氏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行大路也○鄭氏曰疾病也賤斂小亦於東大亦於

東○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袖空矣

董氏曰譚為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重也

○歐陽氏曰至於窮之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之道路則餘

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洌音列洌音軌泉無浸子鳩反獲戶郭反薪契契若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獲薪尚可

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毛氏曰洌寒意也側出曰洌泉獲艾也契契憂

苦也憚勞也○鄭氏曰尚度幾也○朱氏曰載載以婦也○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氏

曰洌然寒氣之洌泉無得浸潰我所獲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

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度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度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寢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繁繁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也。○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文以不枝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以勤婦即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繁繁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賤而曾不見

謂以為勤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寢賤者用事而貴也。○朱氏曰此言賤役不均羣小得志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胡大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躉反亦有光豉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鞞鞞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解去絃佩留其絛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絃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

而弗改故加之十一卷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季明皇帝
乃為大佩衝身雙瑤璜皆以白玉漢天河也有
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揚象物理倫云漢水之精
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
曰雲漢○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隅貌○
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氏曰孫毓云織女
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
跂然○鄭氏曰褻駕也駕謂更其隸也從旦至
暮七長長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止舍
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長所止舍也在天為次
在地為長星之行晝夜雖各六長數者舉其終
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東人或饋之
以酒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鞠然之
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

有以監我歐陽氏曰譚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
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
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
女之七襄則度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
赴愬而言惟天度乎其恤我爾○董氏曰古爾
雅曰臯臯瑄瑄刺繁餐也釋曰瑄瑄佩璲則古
字作瑄今爾雅文作韜○說文改頃也頭頃也
頃頭不正也詩曰岐彼織女太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華板反彼牽牛不以般箱
東有启明西有長庚有揆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晚明星貌孔氏曰晚
然而明河鼓謂之牽牛孔氏曰爾雅以河鼓牽
牛為一星李巡孫炎以為二星不知其曰異○
丘氏曰般箱猶言駕車也朱氏曰易曰般牛乘

馬○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日旦出謂明星為君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君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氏曰鄭樵云君剛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抹畢貌畢所以掩免也孔氏曰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也天畢畢星也○鄭氏曰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鄭氏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衣是報反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君剛長庚

不能助日為畫俾我營作鄭氏曰君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曾見其掩免乎○朱氏曰至是則知天亦為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翁計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被病反之揭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夔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氏曰挹斝矩于反廣雅云酌也也○鄭氏曰翁猶引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歐陽曰

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其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駮怨亂竝興焉董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役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大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長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醜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所

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矣矣爰其遄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艸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腓病也○丘氏曰離離散也家語曰詩曰亂離瘼矣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毛氏曰瘼病也○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毛氏曰遄之也○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艸皆病○杜氏左傳注曰駮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遄歸○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朱氏曰穀蕭也○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蕭

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斃乃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斃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華也侯雜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嘉美之卉今廢為賤賤曾莫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蘇氏曰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斃曷何曷反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丘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藿乎

滔滔吐刃反江漢南國之紀盡既以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朱氏曰有織有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鷄徒九反匪鳶以更改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
匪箱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氏曰鷄鷓也孔氏曰說文云鷄鷓也從鳥殺
聲字異於鷄也○釋文字或作鷲○李氏曰若
以為鷄鷓之鷄則無於天之理鷓似鷹而大其
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跖云
鳶鷓也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說文云
鳶鷲鳥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鱣箱解見碩
人○劉氏曰言怨亂茲興憂之辭也曾不為鷄
鳶乎翰飛戾天曾不為鱣箱乎潛逃于淵言非
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陳氏曰雖欲高飛
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棣音夷君子作馭維以
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棣亦棘也孔氏曰
云棣亦棘郭璞云赤棘椒葉細而岐銳皮瑛錄
戾好叢生山中為車輜○鄭氏曰此章艸木生
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
而愬之蘇氏曰據或作莢幽王之亂大夫有退
而食蕨薇杞莢以免然馭者作此詩以告其哀
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句百十四句

大德天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置臧南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卷之七十一

七十一卷

廿五

大正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

...

...

...

...

...

...



